

北岳·中国文学年选

(丛书主编：陈小强 王朝军)

《名作欣赏》杂志鼎力推荐

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

中国最好年选

陈克海 ◎ 主编

2019^年

散文随笔选粹

Selected Prose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北岳·中国文学年选

(丛书主编：陈小强 王朝军)

《名作欣赏》杂志鼎力推荐

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

中国最好年选

陈克海 ◎ 主编

2019^年

散文随笔选粹

Selected Prose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·太原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9年散文随笔选粹 / 陈克海主编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20.1

(2019·北岳·中国文学年选 / 续小强, 王朝军主编)

ISBN 978-7-5378-6094-9

I. ①2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94547号

书名: 2019年散文随笔选粹
主编: 陈克海

策 划: 王朝军
项目统筹: 赵 婷
高海霞

责任编辑: 王朝军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印装监制: 郭 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(总编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 294千字

印 张 18.5

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20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6094-9

定 价 53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序

/陈克海

这一年人事荒乱，读书不似往年。纸质书全用纸箱子打包，好像时刻准备逃离。多数时候，只是在手机上乱看一气。到头来，终是感觉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，这才老老实实坐到桌前。

先是翻见柴静的文章《非如此不可？非如此不可》，里面谈起顾准，谈起他在特定年代的操守、做学问的努力，摘了一句他的原话：“观察，而不是愤慨，可观察与记录的就多。”想着平日被种种情绪左右，除了牢骚，一无是处，便想找他的书养养性子。兜兜转转，在网上找到《顾准文存》四册，逐字读了一遍，有些话随手抄了下来：“要继续革命，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。自暴自弃，何以对死者？”那个年代，众人操心的是口腹之欲，他每天也记录吃掉的胡萝卜、烤红薯，关心怎么弄到红糖和饼子好消肿，但脑子里想法不断：“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，凭站岗的时间写，凭田野休息的时候读，仅有的资料是《人民日报》，也不曾中断我的观察与研究，今后还有什么困难环境可以难倒我呢？”

八月份，巫宁坤先生去世，网上有纪念文章，见推荐《一滴泪》，迫不及待下载，好几个早晨，就在公交车上读完了。半天回不过神来，为人竟曾有那样的遭遇。后来，不知怎么又转到微信公众号“丁东小群”，听两位老人谈并不遥远的文化掌故，也是惬意。丹萍的“生活小事”也是看了好几个下午。普通日常，她讲述得别

有情致；公众问题，她只是记录，不做轻率的评判。

平日闲翻，遇见“正午故事”“谷雨计划”“故事硬核”“新世相”“真实故事计划”之类公众号上的文章，不管看不看，都要点开。那些故事不论有无虚构成分，读的时候总是捏着把汗，为里面的人事纠结。

总是这样。遇见动心的文章，随时就收藏了。真的到了年底编辑年选，翻报刊，网上搜索，恨不能把这一年有意思的文章全都搜罗进来。到最后，有的因为版权，有的联系不上作者，有的文章过长，只好放弃。

编了几年散文随笔，看到文章越写越长，越写越幽暗，也有困惑。某一天，读孙犁《欧阳修的散文》，他对散文的现状不满，说近世散文，多成了散文诗、散文小说。篇幅动不动就几千字，甚至上万。内容也脱离社会实际，多是主观幻想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文风？他没有找社会风气的原因，只是拿来和古代的散文对比。古人的文章为什么写得明白，不外乎下笔都有具体对象。就是发挥自己的见解，也有所依凭，不会枝蔓无边。

我一度以为他解决了我的问题。后来才意识到，孙犁写那篇文章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针对的是当时文章的浮夸和华丽。时间又过去了四十年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，散文写作还能是过去那般样子？

前些日子读帕慕克《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》，谈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区别，说我们读冒险小说，看骑士小说，翻通俗小说，目的非常简单，就是为了看到故事下一步的发展。但阅读现代小说不一样，是为了感受作家营造的氛围。

我们走向前去，小说中每一个新词，每一个物品、人物、主人公、交谈、描述、细节，语言和文体的每一种属性，叙述的每一次转折，都隐射并指向某种没有直接显露的东西。因为确信小说拥有一个中心，我们会认为某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许是重要的，感到小说表面每件事物的意义也许是另一番样子。小说叙述会引发种种内疚、偏执和焦虑的感觉。

把这段话里的“小说”替换成“散文”，是不是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的散文？突然意识到，为什么过去阅读的过程中我总会不安。太想知道作者的目的了，却忽略了作者精心营造的氛围。叙述本身，也是内容之一。或者说，过去我总是拿着古典散文的尺子比对，结果硬生生误读了。

心有惶恐，也有欣喜。因了大量集中阅读，看到还有那么多人在耐烦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感觉这世上也不单是喧哗和骚动。也总想起导演伊斯特伍德的话。年近九十的老人又拍了部《骡子》。记者问他，在一个没有变得更好的世界里，你对人们有什么建议？老人回答：去工作，别去承诺你没有的东西。然后对人多一些理解，而不是对每一个人指手画脚。这话实在令人感佩。那么多写散文的人仍在苦心经营，我还是少说为妙，安安静静读读他们的文章，就好。

2019年10月12日

目 录

辑一

- 3 野花六种 / 郑保纯
- 18 爱与黑暗的故事 / 吴佳骏
- 28 马兰花开二十一 / 罗南
- 41 布谷,布谷 / 安宁

辑二

- 51 猿与鹤 / 李修文
- 63 流动的社区 / 徐枝扬
- 71 乡医小语 / 千亚群
- 81 人在文字的背后 / 碎碎

辑三

- 99 “无人共话小川町” / 朱航满
- 112 慎终如始
——《檀弓》试读(一) / 黄德海
- 124 对福柯破坏力的考察 / 胡赳赳
- 132 守住日子:读罗森茨维格 / 杨无锐

辑四

- 147 白鹭书院 / 东君
- 159 梦见 / 周晓枫
- 174 星辰之眼 / 闫文盛
- 183 我与你终有一会 / 帕蒂古丽

辑五

- 199 中年幽微 / 赵瑜
- 210 江上 / 钱红莉
- 220 个人史 / 连亭
- 236 红儿 / 曾建梅

辑六

- 245 宽堂先生 / 王祥夫
- 256 认真的无厘头 / 周克希
- 260 人物卷子之五 / 胡竹峰
- 273 你从草原来 / 艾平

辑一

野花六种

/郑保纯

益母草第一

七八月回老家荡路，算不上一个好主意。我出门跑步，要么是早上五点，天已放亮，小潯河里下鳊鱼的人都已经查遍篓子，将盘曲的大小黄鳊塞到摩托车斗里，突突突去涂河集赶集去，河堤上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，排练出盛大的仪式，将伏天的太阳由东边的大别群山里捧出来，金丸跳出金神庙村的树影，炙手可热，光华万丈，将稻田与棉田里流动的一点点夜凉驱散一净，你总不能戴着草帽跑步吧，不想晒成非洲小伙，六点钟就得打折返，回家托蔽于空调的清爽。晚上七点出门的话，太阳还斜斜地悬在舒家湾大潯河堤上呢，昏头涨脑地闯进万丈金光里，或者稍等片刻，撞入条条飞舞的蚊柱，沉沉暮紫、粥粥星空，还有在蝉蛩与蟋蟀的鸣叫里提灯赶路的萤火虫，这些都是美的，但在蚊虫堆里跑出一身热汗如瀑，还是令我望之生畏，要痛下决心才行。

所以一连数日的雨天，就显得特别可贵。在三楼的躺椅上翻书、抽烟、喝茶，听着白雨飘打屋瓦，雨水哗哗悬垂在屋檐，梦露泡影一般，浮沕阳台，风吹动枫杨与水杉的树冠，将西南方稻田的泥腥气味吹入门框，这样藏在无意识中的乡村雨气，真是久违了。等到雨脚稍停，将智能手机插在牛仔短裤的口袋里，撑着黑伞出门，由村巷走到队部，再由梅家湾的长坡

走上小澧河堤，雨水在大大小小的沟渠里，携着鱼虾泥鳅欢快地流淌，天上的乌云一垛接着一垛，散聚无常，鲸奔象舞，谋划着下一场白雨。这样的盛夏，好像被雨水中止了片刻，蝉又开始叫，白鹭又开始飞，作物与树木，吸足了雨水，又开始恣意地膨胀生长。你这个返乡客，又可以看花识草，将自己弄得像普里什文与梭罗附体似的，他们的感官与六识，博物学的本领，多么了不起，而你，也只有一个装入了各种App的手机罢了。

远处藕塘里亭亭的荷花不用说，就是棉田里的棉花，其实也挺好看的，有一点像木芙蓉，轻绡粉缣，发到朋友圈里，含露带怯；稻花也不错，嫩绿细碎，玉雕粉琢，有清雅的香气，但它们沾染上实用之后，就很难得有审美的立场。你将视线转向河堤上下的野草，一片片的小雏菊，随风起伏的狗尾草，一汪汪白花花的蛇床，结紫黑籽粒的垂序商陆，你能由无穷尽的无名植物里，辨识出来的几种，好像是由满天的繁星里，认出来的那几颗星星。这也没有关系，它们本来就是无名无识的，生长在天地之间，从前是没有文字来描述它们的。文字本来就是多余的，勉强的。

这种紫色的野花应该是最近几年才传入本地，没有紫娇花那么娇艳，也不像飞廉草浑身是刺，与马鞭草像，但马鞭草的花瓣是细细的轴突，我查过“形色”，原来它们就是益母草，一片一片地生长在白杨林下的河曲里，将舒家湾大澧河以下的堤坡弄成了一片片紫色小草原。益母草又叫溪麻、野芝麻，细长的叶子、钟形的花萼，又叫九重楼，它的小紫花一层一层开上去，的确也是八九重的样子，福建人将它叫鸭母草，是因为它展开的嫩叶很像鸭子的羽绒吗？之所以定名为益母草，大概是最后由中医们试验出，它的确是可入选“妇女之友”的良药——可促进产后子宫的收缩，治疗痛经、闭经、月经不调。眼下的乡村日益沦为荒野，妇女孩子们的伊甸园，当然，是长满荒草的伊甸园，不同的野草重新返回，或者滋生出来，不同的地域，拥入的野草，并不一样，我去年夏天在黄陂区的一个村镇，看到大片的荆条，荆之楚之的标配，我们老家就没有。

雨天固然是好，但也有麻烦，大小澧河里管雨的龙王兴之所至，常常忘掉关上阀门，这时候，大雨持续三五个日夜，河里就会水位暴涨，平陆连江，当日蜿蜒如鳅鳍的河流会涌现成为浑黄凶暴的巨龙。这时候，我们在堤上散步，会有一点心惊胆战：洪水会冲破河堤，涌入到我们的“伊甸

园”里吗？园中的渍水排不出来，会淹掉拐上高速的铁路涵洞吗？因为堤面被洪水淹没，平时在河洲里啃草的黄牛水牛，都挤到堤面上来，将黑乎乎的牛屎糊得到处都是，还得小心那些游累了在堤边休息的肥绿水蛇，穿雨靴也许是更好的选择……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在舒家湾那棵堤边的大枫杨树下，在早晨七八点钟村里升起来的炊烟里，那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还在哭。“这个老婆天天哭，迟早要将眼睛哭瞎的。”老婆的意思，是老得很厉害的婆婆，堤下舒家湾里端着早饭的中年女人叹息道。

那天我们由舒家湾下河堤，趟水经过何砦村的时候，遇到另一位中年女人，她认出我是“国平”家的老大，和我妹妹在初中做过同学，与我攀谈了半天，她是回家来看洪水的，判断要不要将两个孩子接到孝感城里去。她神秘地问我：“你知道那个老婆在哭什么吗？”是呵，几乎每天早上，我们经过那棵枫杨树的时候，都可听到她“数过”的悲泣腔。

“她哭她做军官的儿子，有一天，也是澧河里发大水，儿子由部队坐飞机回来，在孝感十五军的机场下飞机，坐吉普车回来，妈妈在做饭，他一个人去看水打旋，沿着堤坡往水里趟，就在那个杨树下，被水卷走了。妈妈被叫出来时，一盘瓠子刚放盐，都没炕熟。”

那片堤坡，往下，我读初中时，也常来玩，一片沙滩上，种满了开水瓶大小的白萝卜，这次洪水来之前，我看到栽白萝卜的地方，已经扩展成为益母草的花原。花原之上，原来还藏着这样一个故事。

“你看那个坟，水泥封的，碑，大理石，是部队派人来修的，上面还有五角星。”何砦的女人戴着草帽，紫黑的圆脸，啧啧地说，她羡慕的，公家人嘛。

白花菜第二

白花菜算野菜？我妹妹第一个就不会同意。虽然种在田头地脚，但毕竟也是在正经的菜地呵，夏天里，隔几天去掐一大把回来粃制成咸菜，等到八九月，让它们余下的花枝结出荚果，留取细密的种子明年再种，这是一般种白菜、苋菜、菠菜、红萝卜的路数，哪里野了？“那你想想山墙下的菊芋，想想挂在榆树上的瓠子，想想院子里的南瓜，想想村里的麻雀，我们家逃走的猫，想想塘里的鱼，这些，都算是‘家’的吗？”我与妹妹磨嘴

皮子，获胜的概率并不大，自小就是被她降输了唉。妹妹在陶盆里糅白花菜，想了半天，回答我：“你说的这些，说家里养的吧，性子又野，说是野生的吧，它们又不太像，你们读书人，就是麻烦。”唉！又怪到我读书上，好像我读书，也将自己读野了。

将已经着花的白花菜梗切碎，太嫩的话，就是一泡水，太老，又像嚼树枝似的，妹妹不放心我，要自己去菜园掐，切好了堆在陶盆里，二三十年前，我们就在用的陶盆，和面，做米酒，做咸菜，淘米，与前几天我在西安半坡博物馆看到的红陶盆的形式、颜色并无区别。加多少盐，妹妹也是驾轻就熟，一层一层地将墨绿的汁水挤出来，将渍盐的菜团放到保鲜袋，一半放进我们刚刚买回来的冰箱里，另外一半，用筷子一点一点塞进三个农夫山泉矿泉水瓶子，拧紧瓶盖，她下午会带到朋兴集的申通快递店，寄到南宁我父母那里去。我给他们寄桃子、萝卜、白菜什么的，他们都会打电话抱怨快递费贵，不划算，但白花菜一样，豆腐底子一样，他们不会抱怨的。孝感人嘛，走到哪里，都忘不掉过年炸的豆腐底子，伏天里腌的白花菜，如果一定要再多加几样，还有黑白菜、红萝卜、米酒、麻糖，这些有没有，倒也无所谓，我妈在小区里跳完舞回来，会在微信里语音留言说：“小红，白花菜下饭，我又多吃了一碗！”

白花菜会在由集装箱、菜鸟驿站、快递小哥的摩托车的接力中坏掉吗？这么炎热的夏天，全国上下一盘棋……其实并不会，经过三两天腌制的白花菜，取出来炒鸡蛋，炒油盐饭，绿褐色，苦味消退，青涩辛香，味道刚刚好。之前父母在老家，讲到村里不懂厨艺的傻子，讲得最多的“梗”，一是城里回来的将小麦认成韭菜的学生：让你去夜雨剪春韭，结果是割一把绿油油的麦苗回家，气得他老子掀桌子打板凳；一是地主家的少爷听说白花菜好好吃，结果去掐新鲜的白花菜回来炒肉，白花菜固然是像苦瓜一样，苦不能食，将好好的五花肉，也弄得苦无下箸，肉多金贵呵，也跟着糟蹋了，结果地主妈舍不得，在碗柜里放了几天，又忽然变得好好吃！所以说，白花菜的味道是会变的，它的性子野吗，像菊芋一样，新鲜的菊芋并不受待见，它们必须在盐的加持下，经过一段发酵，才能变成珍味，而这个秘诀，一条美味的叙事弧，也只有我们本地人才晓得。对，这个本地人，应是扎根在泥土与日常里，读书不多，也不游手好闲的家伙，我？唉，在妹

妹看来，以前是，现在不是，修正主义——在南宁的父亲也许会补一刀。

不仅是制法与味道，白花菜的长相，其实也是野的。种在田头地脚，乱蓬蓬，无拘无束，特别像一种我们用来做扫把的茅草，只是白花菜苦涩味重，一闻就知道罢了。我去过的满世界，除了我们孝感市，我再没有遇到过白花菜，就是在我们孝感，大概也只有孝南区、云梦县、安陆市三地有，原来安陆府、安州、德安府的区域有种植，就是老家所在的孝南区，一过京广线，到东边丘陵红土的“冈上”，比如我外婆家，也不会种白花菜。外地人吃不惯，比如一些人不喜欢荆芥、鱼腥草、芫荽之类。吴其濬在《古今植物图谱》里“白花菜”的条目，只写了一行，说明这种“野菜”长在江西，其味苦臭。哎，吴状元，白花菜哪里苦哪里臭了，你这个河南侉子……

我自己分析出来的原因，觉得除了地域的区隔之外，大概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植物吧，白花菜太老太嫩，太枯或者太肥，都不算好吃，它可能也需要在盛夏的湿热里，很快地成长，这样的环境，大概也只有云梦泽边的湿地，我们七八月的酷热与豪雨交织的小气候，才能让它们爽利地生长出来，被妹妹们掐了一轮又一轮。与之相对应的是苋菜，它们长在我们的盛夏里，清腴可口，在北方或者更南方，都是少见的。苋菜又有白苋菜与红苋菜，我们老家的一种白苋菜，被行家称为“芝麻叶苋菜”，好处是它的娇嫩多汁，茎秆轻轻“啪”的一折，就断掉了，其他苋菜会长出来的筋络，它一丝一毫都没有。妹妹们去采摘这种白苋菜，也是像摘白花菜一样，摘取主茎周边的侧叶，等到主茎秆长到食指粗细，折断，加干辣椒炒食，其实是夏天下粥小菜里，与炒白花菜并列的第一名。这样的苋菜茎，如果放到瓮里腌制，就可以得到汪曾祺力荐的中国第一“臭”菜：腌苋菜梗。无论如何，这样的茂盛与娇嫩，可能只有在云梦土地上，在云梦的三伏天烈日繁露里，才能够宠幸得出来。

大中午时，将三瓶腌好的白花菜装进车斗，妹妹要赶回孝感工厂里上班，一边戴草帽，一边要求我将陶盆里绿汪汪的菜汁倒掉，一边骑摩托车突突走远。菜汁稠绿，带着白花菜的苦香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妹妹与姐姐，也常用这个陶盆来挤揉桑叶，将一提篓桑叶的绿汁挤出来清洗她们的头发，据说，用桑叶水洗头发，可让头发又黑又厚。姐姐妹妹们现在头发

虽然比我多，也日见枯干，但小时候，却是好的，乌发如云，可以扎两根很粗的辫子。

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。”五月的桑叶，六月的芝麻叶苋菜，七月的白花菜，大概都有这样“沃若”的感觉吧。

金银花第三

津津有味谈完白花菜，接下来想到的，是金银花，这个有一点奇怪。一个是苦香好吃，一个是清香妙闻，一个实用，一个审美，被我联想到一块，大概是它们都开出细密的白花，都与姐姐妹妹们相关吧。

所以时间线要推回到四五月，三十多年前。天刚蒙蒙亮，我跟姐姐背着书包去上何砦初中的早学，朝阳在东边小澧河的堤树上兴起，将霞光投射在我们的后背。如果我们抄近路，走田野中间的麦田的话，会在乱蹦的蚰蚰土蛤蟆中，踢到一脚的露水，将力士鞋沾满草叶，谁在乎呢？麦苗正在扬花，气味清甜，麦田中间的野豌豆、豆荚已经鼓起来脸颊，稍后放学，可以顺便扯一把回家去了。小路由肖家坝村后面的荷塘边绕过去，坡上是藤蔓交缠的树墙，绕过肖家坝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室，在一排挂着亮绿翅果的枫杨树与松果簌簌掉粉的杉树中间。

树墙上正在开放的是芽芽碰，后来我知道它们是野蔷薇——荼蘼，开到荼蘼花事了嘛，白粉蝶在单瓣的花朵上飞舞，与它们结伴的是小灰蝶与蜜蜂，花朵的气味、粉蝶的气味，都是微甜的、腻腻的，冲鼻子。这种粉腻的“结界”终于有一天，会被金银花清丽的香气破除掉。我们姐弟俩由林莽间走过的时候，姐姐会深吸一口气，说金银花开了，我抬头去看，就会发现细瘦的三四束小白花，点缀在油绿的藤蔓顶端，逆着点点光线，它们的香气，能够束缚住蔷薇的粉腻，一线幽香，钻入鼻翼里。这一线香气，似乎是夏天的开始，接下来，是第一支荷花开了，第一只蝉叫了，第一架蜻蜓飞来稻场了，第一只萤火虫在池塘边提灯，插下第一株秧，摘下第一朵棉花，第一次去池塘游泳，第一次吃新麦馒头，爷爷为割麦子磨出来的第一把镰刀寒光闪闪，打开期中考试的第一张卷子，老师们星夜用蜡纸用力刻写油墨印出来的卷子，散发出清新怡人的香气……

姐姐会指使我摘花，她比我年纪大呵，还知道那么多我在学校捣蛋的

秘密，我当然是要施展我爬墙上树的本领，去将那第一条开花的金银花藤折下来献给她。腿脚被挂到没啥，手掌扎进去刺，姐姐也会负责用缝衣针拨出来，怕的是树墙后面的人家。树墙往上的房子前面，有一口铸铁的压水井，问号一般的铁手柄，井栏有绿苔，井边有鹅，还有一条黄狗，它们的主人，是一个下肢瘫痪的女孩。后来我看到《孔乙己》，孔乙己背着蒲团用手走来喝酒，会想到她，听到张海迪的故事，也会想到她，她坐在草垫上，每天早晨，看着我们上学路过。她眼神有一点慢，年纪与我们差不多，只是她可能一天学堂的门都没有跨进去过，也没有去放过牛、游过泳、摸过鱼什么的，她手撑着草垫，能够挪动的范围，大概就是水井周围的散发着金银花香气的这么一块地方。那条负责任的黄狗，毫不犹豫地冲过来，在白鹅的鼓掌（翼）欢呼里，冲到我脚下，眼看就要将我的力士鞋叼到嘴里。救我的不是姐姐，而是那个草垫上的女孩，她喝住她的狗，脸上憨憨笑，露出来白白的牙齿。

前几天，我们出门去散步，大路不走走小路，由田野往肖家坝走去。盛夏时节，田园里的小麦早已收入仓廩与瓦瓮，棉花开得五颜六色，朵朵盏盏，与菜地、瓜地交错在一起，跳过我们布鞋的土蛤蟆褐色蚰蚰，已经进化了三十多个世代，其实也没啥变化。远处何碧初中已关闭十余年，枫杨与杉树长得更加壮观，怡然自处在荒草之中。肖家坝上的人家，井灶犹在，那个用手撑着草垫，率领着鹅与黄狗的女孩子，当然是不见踪影，她的卑微的一生，大概很早就掩埋在附近的一丛荒草之下吧，一个未婚的残疾女孩子，可能连立坟头的机会都没有，不会有《四个春天》里大姐的待遇。绿暗绵密的树墙上，蝉鸣如织，将树墙变得像蝉声的新毯子，金银花已经过了盛花期，仍有零星的几朵开放，香味清淡，不敌蒿草汁勇猛的气味。我摘一朵给她看，在杭州的时候，我们也在高银巷的粉墙上摘过金银花。那一朵金银花夹在一本食谱里，被我们保存了很多年。

那时候，姐姐也会将折下的金银花养在窗台下的罐头瓶里，开头几天，一日三五次，换水很勤的，但这样的宠溺，很快也会过去，接下来，一两周之后，栀子花登场，这乡间夏日的正旦，会将金银花变成翩翩青衣。罐头瓶里的花瓣，在凋谢前，会变成黄色，呼应着它名字里的“金”字，这样的黄，轻柔温和，其实也是有珍珠的润泽的。